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六目錄

京畿六

滿洲祀禮

敦倫

鯁直

習尚

待客

女工

待家奴

愛馬

抹節角抵

賀房煖房

嫁女

傳席

喪事送飯

火化

祭軸

受宜守制起服

回帛

稱衣

風俗

畫雞

年歲確數

時宜

四柱總數

四柱相同

卜易

子平

相術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六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京畿六

滿洲祀禮

滿洲祭祀禮簡而誠重。至若籩豆簠簋灌獻樂奏之儀。或不盡備。然於夫子祭如在之義。則甚有合。當祭期數日前。即令主中饋者親操井臼。選梁粢。造麴蘖。



以爲酒糕之需。自辦祭日起。至正祭。不叩喪。不問疾。不施鞭撻。祭日五更起。秉虔獻牲。煮熟供祭。既徹。集親朋食之。食罄則已。不得留餘。連祭二日。有首日內祭。而次日外祭者。有首日外祭。而次日內祭者。內祭設棹屋內之西。跪拜西向。俗名曰祧神。外祭設棹屋外之南。跪拜南向。俗名曰還願。按古稱室西南隅爲奧。是鬼神遊降之地。故當時用此意。但在屋外。則稍異耳。或曰。以陽明尊祖考也。還願止供肉飯二具。食客亦如之。雖富貴家亦不雜置盤盂。祧神則增以糕餌黍酒而已。

今每見漢人舊家大族子孫。旣衆多。弔喪問疾。或不至而祭祀必至。非誠也。其志將以求食也。當辦之家。祖宗之遺業厚者。粟支三年。故凡戚族有公務義舉。或縮首閉戶。而辦祭必不少讓。非孝也。亦將有以利吾家也。祭日紛紛雁集。無約束無條款。無威儀。惟聽其聲嘖嘖不休。問所爭何事。曰享餽之厚薄而已。甚有至狂醉毆罵者。長老不能禁也。前輩每嘆中國人禮有餘而誠不足。追其後并禮。

亦不足觀此則知滿洲風俗純是一團元氣

書院

受業楊永鈺敬識

敦倫

滿洲風氣俱古質尤能敦重人倫父兄子弟之禮嚴肅倍甚子雖剛悍其父稍加斥責輒驚怖伏懼不敢少有輾轉弟事其兄稍亞於其父禮而敬不少差每過歲時伏臘嘉吉大禮兄據席端坐弟稽首上壽兄畧以溫言慰勞之曰令汝得福不荅拜家有嫂或年少叔雖長大鬚髮蒼蒼然亦稽拜如兄禮嫂亦不荅拜也蓋其家居日熟習於長幼尊卑之序祖父伯叔以次傳貽耳濡目染無非此孝敬大道故其情愈謹嚴而其行亦彌凝厚犯上作亂之事何自而生哉

鯁直

滿洲性鯁直人有非必面斥之無少容隱如兩人方抵牾怒爭已嘈噴不可解中有一人從容而剖斷之曰某是曰某非初無所偏袒然非者亦卒低首伏過而去兩人遂帖爾如初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其風或庶幾焉

習尚

滿洲每與親友燕聚。所談必在戰鬪。每盛論至摧鋒陷陣。斬將搴旗之舉。各揚眉奮臂。意氣軒軒。竟日不倦。乃知秦風所稱小戎無衣。諸什尚未足為雄也。迨承平日久。中外無事。其後生少者。猶習知故老風味。仍以馳騁射獵相誇美。弓劍鞍馬之技。樂此不疲。蓋其俗勁武而果於從戎。是以

國家資之以席卷寰宇。螳臂蠅聲。盡成烟滅。豈偶然哉。

待客

滿洲賦性誠實。親朋到門。值飯候主人。即出飯相對。飲食客欣然一飽而去。雖顯者亦不另為擊羊豕。走庖饋也。或有事專席邀客。客聞名。即不先用點綴。猶漢人言恐席中果腹不能下筋。負主人意。主人不點心也。先用點綴亦如是。雖客車遲遲。亦枵腹以待。存敬意也。蓋主客之樸誠而有禮如此。今見外省仕宦。則異矣。

甚知丈人厚甚。愧丈人真其真處。即懷葛去。卒不遠。後學潘遇莘敬評

女工

滿洲女工最精。女六七歲即拈針。一如男六七歲即騎馬。習之早而課之專。遂成長技。其衣巾衾幔黼黻。絺繡以及佩帶之屬。一皆出自親製。不辭勞瘁。雖富貴家亦未嘗假手他人。

聖王之政。首農事。次即女紅。非但為其衣被天下也。亦見閨門之職業係焉。凡人起家必由內助。游惰之女比於游惰之男。所傷尤甚。然不可委以勞力之事。惟絲麻最宜。聖王之處置至精至密也。今

直省有可異者。婦人執耕耘之務。而男子司織造之工。以故天下綺羅綾錦之屬。無不出自男子之手。吁不幾於陰陽易位乎。夫事有視之若尋常而實悖道者。此類是也。
書院受業楊永鈺敬識

待家奴

主人猶心。奴僕猶耳目手足。心之所欲。耳目手足。輒應。耳目手足有痛楚。心亦惻憊。不能自安。今人視奴僕。猶身之爪髮耳。爪剪髮脫。吾心澹不為意。史記白圭與奴僕同甘苦。遂稱治生家之祖。此意不可不知。

也。且其間有利害之大者。宋華元殺羊享士。其御羊
斟不與。遂令喪師被虜。晉顧榮以炙分啖行炙者。趙
王倫之敗。得其力。以脫虎口。一飲食之間。在君子談
笑。不挂毫髮。而小人即分恩怨。性命係之。吁。可畏哉。
每見滿洲前輩長者。莫不愛惜家奴。不但識其饑寒
勞苦。即一飲一食。亦為關注。每留餘以賜之。如值烹
爨。操刀而割。必授其餘。以寓分甘之意。不待食撤而
後。令取其殘也。是以主僕始終同心。指使得力。可知
前輩待家奴。亦當師法。固是忠厚至情。亦是駕馭妙

道

滿洲前輩愛惜家奴。賜飲食情也。非術也。然今少
年子弟。專以意氣用事。酷虐下人。勸之以忠厚之
道。則將謂迂而無當也。故立論如此。雖然。一味姑
息彼小人。積漸必至驕恣。又夫子所謂近之則不
遜者矣。滿洲主僕之分。極嚴而施恩。又復加厚恩
威。並濟此。其所以善耳。
書院受業楊永鈺敬識

愛馬

禮。敝帷不棄。為埋馬也。田子方收養老馬。曰。少用其

力老棄其身可乎。蓋馬効力疆場，突營衝陣，身冒矢石，其功等於士卒。杜子美詩：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豈得以常畜比之。每見古人愛馬，倚之如左右手，其斃也為之悲泣，為之封瘞，為之圖形作誄，以示戀惜之意，等於人道也。滿洲弓優馬嫺，能識馬之良駑，而其調養愛護之意，極周極厚。予幼見翁長畜有騏驥，愛之不啻珍寶，寧缺已腹，不缺馬食。飲水必清洗，刷必潔，芻豆必充足。親目親手，無假借焉。及倒斃，扼腕嗟嘆，不能去懷。可知前輩於畜牧中，尚覺古風藹然，餘可知矣。

扑節角抵

滿洲家有喜慶親賓集飲，酒酣而歌，以兩手相擊為節。此古風也。按陳暘樂書：帝嚳命伶人作唐歌，有扑以為節。註：兩手相擊也。今龜茲樂人彈指為歌舞之節，亦此意。又角力為戲，多在隆冬，或初春時，藉以煖肢體而舒筋骨。此風亦久。按前漢武帝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註：兩兩相當角力云。今滿洲所戲類此。

賀房煖房

北省建造房屋甫上梁立柱則隣里釀金治具餽之書聯遍貼梁柱謂之賀房又遷居入宅者親友烹割以餽過主人飲謂之煖房旂人亦有是舉通家者婦女偕往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其禮相沿久矣

引唐詩作証俗語都雅

陸成岑敬評

嫁女

滿洲嫁女三日餽食前代亦有此禮謂之餽女按玉篇餽餽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餽食爲餽女又滿洲

嫁女九日偕壻省父母謂之回門歸寧之義也自漢已然明朝則改爲三日謂之回鸞

古語今語無妨並存

陸成岑敬評

傳席

滿禮娶媳輿轎前數人各執紅氊逢石橋石碑石臺石基用氊遮蓋待輿轎過取而前行輿轎至大門則傳氊以入或傳席弗令履地輟耕錄載唐人已爾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氊褥錦繡一條斜樂天每將巷陌常談運入詩中不厭其俚以其有

生趣也。此十字寫娶婦時情景，宛然傳瓊傳席，南北皆行此禮，乃知不是俗尚。陸成岑敬評

喪事送飯

滿洲居喪最篤。按古禮，孝子遭喪，哀痛不能舉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親友各以疏糜饋之。至如衣衾棺槨殯葬之屬，各有賻禮。其經紀喪事者，朝夕饗殮，皆取給於餽遺，不得食。孝子也。我滿洲尚有此風。孝子孝孫，雖食不過具粥一盂，強之偶一沾唇而已。親友送飯，雖富不及簞簋，一如古禮。族人典喪，凡資需均

不藉。孝子遐哉，誠三代之遺也。雍正元年奉

上諭饋粥一事，乃我朝滿洲人篤於居喪，至廢飲食，是以親

友相恤，特饋粥以食之，並非筵宴也。但此禮沿行至今，失其本意，竟至過為盛設。論語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著大臣等查考喪禮，定為儀節。部院八旗大臣議覆：人子居喪，蔬食水飲，此古禮也。未聞以送飯為名盛設筵饌者。宋臣司馬光云：居喪饋食，或因親朋慮其不能成禮，齎送粥糜，往勞之。若肥饌美臠，致之者，為不義。受之者，為不孝。我

朝甚重喪禮親友憐其廢食特饋粥糜蓋行古之道也如以饋粥為名多備猪羊大設餽饌之處嚴行禁止今八旗凜遵而行無敢侈越者

觀中州凡喪家燈帷皓然鼓樂喧奏反凶為吉豈但舉爨而已親友弔奠禮甚菲喪家以帛報之更設謝酒排筵宴列鼓吹揚酌痛飲計所償弔客奚啻十倍由此觀之今八旗飯食遺喪家與中州相去猶霄壤也

書院受業楊永鈺謹識

火化

火葬之俗由來已久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爨而捐棄之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詔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為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有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久為焚人空亭合城愚民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徹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案吏敢受寺僧之囑復令監造震竊謂此

亭為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造哉。據此則火葬之舉不獨今日為然。八旗從征者。故於軍前火化以歸。不過便於運載。久乃拘於舊俗。我本西南一里人。為焚人空室。合族思月。

皇上臨馭之初。即下是綢緞之喪。再法外。公事。幾曰。百。恩詔。永行禁止。自此內外無火葬之舉矣。昔文王澤及枯

骨。一人之骨也。今澤及萬世之尸骨。俾孝行垂諸無窮。洵從古所未有也。

火親之骸。其事最慘。非但目不忍見。抑且耳不忍

聞。乃狃於習俗者。一旦革除。仁孝之心。可以油然而

興矣。陸成岑敬評

祭軸

奠祭之文。由來久已。藉名筆以永世。孝子之至願也。然近日文多浮泛。總不出應酬通套。惟用意在帳軸。或金字。或墨筆。必用綾緞之屬。如何鑲邊。如何畫頂。至文之工不工。意之切不切。概不計也。夫帳軸雖佳。何益逝者。屢見事後。有以之為包裹者。或且洗其墨跡。尚存模糊可識之字。竟無所不用矣。愚意與其為

帳軸無如爲手卷冊頁或竟書之於紙省其一切外飾以悉力於文本家集而裝潢之既便展視又可傳遠他日子孫必識其先人之一二端也

祭文必求名筆者謂文傳則人與俱傳也不求文之工徒誇軸之美不過取悅暫時之俗目而於比化者何益若易以手卷冊頁倘文章書法兼工固堪傳世即不然貽留子孫亦足知其梗概無奈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欲其以卷冊易軸且羣然姍笑無以飾觀方謂過於苟簡非所以顯親矣惟賴一

二知禮之家做而行之以爲矜式孰久孰暫孰厚孰薄必有能辨之者

陸成岑敬評

守制起復

古人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攷之書如韋義楊仁以兄喪去官譙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古人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洪武二十三年吏部言祖父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

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至於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

國典。人人所知。舊制。文官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故富

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蓋用墨纓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按期功奔喪。揆之情。則相宜。律以法。則未便。吏部條奏。殊為允協。但出繼子與伯叔一例。未免有忽。然處近奉

恩。詔准給假一年。治喪不在丁憂之例。斯

國法。人情兩得之矣。

回帛

弔古禮也。今仕宦家。弔唁禮畢。喪家款以飲食。且酬以彩緞綾紵。名曰回帛。帛禮不厚。遂以不重其親。議之。第以一荅眾。未有不傾家罄產者。每每拮据而行。而父母衣衾棺槨。陳列祭獻。反缺焉不備。甚有流落異鄉。不能扶柩歸里者。又有停喪年久。不能葬埋者。且孝子之心。日在酬應。昕夕經營。惟恐不周。即哀痛

涕泣亦有間矣。此俗不知創自何人。起於何日。曾未見載之於禮。筆之於書也。滿洲居喪。親友舉哀。畢舍憂戚之容。坐孝子側。婉語勸解。言不他及。即疎屬不舉哀者。亦勸慰無異。孝子一無周旋。惟唯唯而已。飲食酬酢之禮。悉無所計。

稱衣

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也。滿洲官婦。大衣內襖衫外。必用稱衣。長與大衣同。惟袖口較寬。單複各依時令。雖夏日炎熱。必以紗葛為稱衣。主

敬肅也

猶見古禮未墜。宜令吳中士女聞之。

陸成岑敬評

風俗

京都歲序。月令相沿。陳軌大槩外省相似。特約畧記之。以覘同異。正月元旦。各官於五更朝服。

慶

賀兵民。雞初鳴即起。亦盛服焚香。禮天地。祀祖先。謁尊長及姍友。曰拜年。八日至十六日。商賈作燈市。元宵前後。金吾弛禁。賞燈。燈則盡魚龍鳥獸花草之狀。有結伴遊行曰走橋。又曰走百病。各家以小盞燈散

井竈門戶曰散燈。十九日集白雲觀彈射走馬。曰耍燕九。二十五日供餅餌於倉間。曰填倉。二月二日曰龍擡頭。油煎餅餠曰薰蟲兒。取無蟲螫之類也。三月清明日掃墓插柳挂紙錢。富室立竿以金銀箔為頂。大如盤。下圍五色紙。高五六尺。標於墳。四月一日至八日遊戒壇碧雲天寧寺諸名勝。為浴佛會。豐臺看芍藥極盛。五月五日懸五雷符插艾於門簪榴花。自初一至初十日都城隍廟會香火甚盛。列市貿易。六月六日曬鑾駕。民間曝衣物。三伏日洗象鑾儀官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浴於河。觀者若堵。七月七夕乞巧。八月中秋祭月。陳瓜果。九月九日登高。嵌棗栗為糕。與各省同。而西山看紅葉特勝。十月一日昔有裁五色紙為衣祀先。曰送寒衣。今行者寥寥。惟以紙包袱包紙錢焚之。曰燒包袱。十一月冬至百官

朝賀

朝賀畢。間有拜節者。十二月八日脣豆果於粥。供朝饌。曰臘八粥。二十三日祀竈。除夕插芝蔴。稽於門。夜燃松枝懸先像。展禮染五色葦架蔴花。餽枝編竹。卓諸果以祀。長幼羅拜畢。其卑幼詣尊長前拜。曰辭歲已

而團坐飲食曰守歲是夜花爆達旦

畫雞

拾遺記曰堯時有祗支國獻重明之鳥狀如雞鳴似鳳能博擲猛獸虎狼使妖災不為害飼以瓊膏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間則鬼魅退伏又歲時記正月一日貼畫雞今中州畫以懸之堂室而都門寫酉字以代之遍貼於門楣窗牖籠櫃之上是其遺意也

向見門貼酉字者或謂即有字之義甚無理閱此

知極瑣細事亦有成處

陸成岑敬評

年歲確數

自盤古氏以至有熊氏之前雖有世有年難以甲子編定綱鑑但紀其在位歲年以備叅攷世遠莫稽難於盡信邵子元會經世論云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有百餘世此大概約計之言亦無確數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焚錯乃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以便後學稽查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奉

詔頒示。自黃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共三百一帝。

年歲之確數瞭然可紀矣。

時宜

井田當行也。水利當興也。然地可井則井之。勢有不
便者。不必泥定古法。縱橫曲直。各視所宜。如周禮井
田。止行於都鄙。至鄉遂則田不井。授但隨其廣狹。使
之自賦。傳亦有井牧兼行之說。是當日亦因地制宜。
況在數千百年後。可不隨時劑量。而曰惟古法之遵。
乎地勢不同。而物性各異。有水而地宜稻者。則爲水
田。有不宜者。葛黍稷麥。各乘其便。至於高者。棗栗窪
者。蒲葦。皆可使民生。獲天地自然之利。若執一法。而
欲勉強行之。不惟難行。即苟且一時。旋必毀敗。故欲
爲井田。而不量其宜。則王莽之王田也。欲興水利。而
不擇其可。則王安石之別鑿一梁山泊也。法古尤貴
宜。今因時所以通變。今天下事。大率皆然。豈獨井田
水利爾爾哉。

名通之論

御製日知薈說內載井田封建鄉飲酒禮俱難行正不可

泥古之意

聖有謨訓矣 魯啓人

四柱總數

統計人命四柱共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天地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其所得四柱。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是相同者不少。而富貴貧賤壽夭。必無相同。豈人之四柱全無憑耶。星家者流。肇於珞珣子。衍於李虛中。盛於徐居易。細考其說。又不可謂無理。然則同而不同者。當分方域看之。方域雖同。當合祖宗功德墳墓盛衰家屬隆替看之。是又非五行所可推測。非粗淺執滯之術士所可懸斷也。

四柱相同

萬育吾三命通會載。縉紳與凡民命同者。不能悉數。姑就縉紳論。如黃懋官侍郎。與申价副使。命同黃死。於兵禍申死牖下。申先黃死。官之大小。又不論也。朱衡與李庭龍命同。朱發科壬辰。李發科癸丑。朱至尚書。李至大叅。壽又不永。其子孫之多寡。與賢否。又不同也。萬寀與饒才命同。萬舉進士官至卿貳。饒止舉

人官至太守然饒多子而萬少又萬以謫戍死而饒則否其壽夭得喪又難論也三河王旦齊兄弟同產而功名先後亦各自異合是觀之豈所生之家不同而所習之業又異其保身慎修克儉長年在吾人自求多福耳若曰我命該富貴長壽而任意驕恣不法豈命之所以為命也耶育吾之說如此此恐人諉之定命不復修德進業與袁了凡警世醒迷之意同然予所覩南黔二優貌相似詢之知其孿生且同一刻年俱三十餘其一有妻生子忽於戲場中暴殞其一無恙尚無妻其不同處與育吾言暗合善乎唐呂才祿命篇曰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見命祿可知骨體而推索本原固不其然也

卜易

近世卜易之書盛行者大全海底眼黃金策易林補遺易冒而外最簡便易曉者無如野鶴之增刪卜易其書將卦身世身星煞本命一概刪去使無岐路易於入門是以初學占卜必宗之但首卷自前十三篇

起至二十四篇止。令不必讀卦書者一點卦。即知決斷吉凶。似為過易。蓋易理精微。即了然五行生尅之人。尚須細究。豈不讀卦書。遂可占驗。至全圖內。照樣點排。不計動爻。此說尤謬。占卦全在動爻。動則有變。若欲引人入門。過於簡便。豈易理哉。

野鶴占驗如響。宗其法。亦有不驗處。但較他本頗直截。耳前數卷太淺。誠如篇中所云。陸成岑敬評

子平

易水萬育吾云。談命者以子平為名。子平何所取義。以天開於子。子乃水之專位。為地支之首。五行之元。生於天一。合於北方。遇平則止。遇坎則流。此用子之意也。又考子平。徐居易之字。談命者遠宗其法。故稱子平。濯纓筆記。子平東海人。號沙滌先生。又稱蓬萊叟。能以人生年月日時。推其祿命。其源蓋出於戰國。珞珞子。而同時之鬼谷子。漢之董仲舒。司馬季主。東方朔。嚴君平。三國管輅。晉郭璞。北齊魏定。唐袁天罡。僧一行。李泌。李虛中之徒。皆祖其術。惟珞珞以年。至虛中更之。以日。其法一變。至五代時。子平得虛中之

術而損益之專主五行不主納音其法又一變也子平之後宋之冲虚子僧道洪徐大升皆遵其傳至今以日為主專論五行故謂之子平云

相術

秦漢間相術最盛其最異者如相英布為當刑而王相鄧通雖貴法當餓死許負相周亞夫亦如之鉗徒相衛青雖人奴貴當封侯種種奇中不一而足而荀子獨著非相篇極道相之不足據又似不為無識學者將何從定論耶且相理亦實不易解舜重瞳為聖

帝項羽重瞳為暴主後世重瞳者更指不勝屈無甚奇異老子足下龜文為神仙宣帝足下龜文為天子李固足下龜文為賢相而相書乃云足下龜文有水厄抑何其與前人刺謬乎五代時有客相馮道一生無官位而道歷相累朝明表珙神鑒蓋世嘗為愛女擇配兩壻皆不以善終每受其妻詬罵無以應之由此數者觀之其不幾為荀子言作註脚耶大抵相不可為無而又未宜印定若聖賢專在動靜語默精神意氣上相人夫子見子路行行即知不得其死子貢

見邾魯二君執玉俯仰。即知生死禍福。而孟子又在
眸子上決人生平善惡。此真所謂相理。非相術也。李
廣不封侯。為陰禍所致。裴度香山還帶。易餓死法。而
為宰輔骨。此雖與相術無干。却有合於聖賢見乎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非渺茫者。今末世人情好諛
惡直。而古人秘法又多不傳。術士專以模糊擬議之
說欺人。諱其所忌。而飾其所歡。則習斯術者。不過習
其諛辭而已矣。益不足道也。
呂榮公謂詞令容止可卜貴賤壽夭。亦只是相理

耳。此謂粹然儒者之言。

後學潘遇莘敬識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七目錄

京畿七

結髮

從子

婦人拜禮

附記

唱喏

尚右

丈人文母親家

稱呼

得名顯晦不同

諂人得失不同

異姓通譜

先生

浮屠伶人醫生

獲雜

娃子牙兒

奴婢

黑白鬚髮

噴嚏

軟飽備馬

捕虎

馬解

蹴鞠

爬竿戲

象聲

戲具

兒戲

星星過月

滿葫蘆

土炕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七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京畿七

結髮

古詩云。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蓋謂男女髮初束起。可勝冠笄之時。所以稱元配為結髮。程伊川云。只稱其幼小。如初上頭時。非合髻子也。此說甚可據。今

官述言 卷一
世俗結禕。男女各剪髮一縲。以結同心。可發一噓。按詩。豳風。親結其禕。禕。衣帶也。女將嫁。母親結禕而戒之。如施衿結帨之義。其制邪交。絡帶繫於體。示繫屬於人耳。何誤解如此。

從子

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有說乎。客曰。有。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太姒於武王則為母。豈聖王臣其母乎。亦從子意耳。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可補註疏 魯啓人

婦人拜禮

禮記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鄭註云。肅拜。拜低頭也。周禮太祝九曰。肅拜。蓋九拜之中。肅拜至輕。鄭註云。今時擗是也。軍中及婦人之拜。皆然。考之於禮。婦人惟有立拜。不同男子鞠躬之拜。三代至漢。莫不如一。蓋聖人制禮。非嚴於男子。而寬於婦人也。

婦人首飾盛多若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俯伏非其力
有不任亦其勢有難行耳雖然亦有處其變者少儀
云爲喪主則不手拜註云爲夫與長子喪當稽顙也
昏禮云舅姑旣沒婦入三月乃奠菜婦拜扱地註云
扱地手至地也疏云猶男子之稽首又左傳晉穆嬴
頓首於宣子之門夫頓首稽首及稽顙凶拜皆九拜
之至重者而婦人亦有之則婦人不僅肅拜可知雖
然此其變也非其常也固毀服示哀之日非肅容盛
飾之時也婦人必以立拜爲正也晉書賈充傳充後

妻郭槐盛威儀往見充前妻李方入戶李出迎槐不
覺屈膝因遂再拜曰屈膝再拜此心有所懾否則立
拜矣則晉之婦人之拜可知矣宋趙普問王貽孫曰
唐婦人何以拜而不跪貽孫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
備言之程泰之遂疑武后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而後
儀王氏力辨其誤以爲婦人立拜不始於唐則唐之
婦人之拜可知矣故王建宮詞亦有男兒跪拜謝君
王之句見宮女之不同男兒也宋太祖嘗問趙普拜
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則宋時婦人之拜可知

矣。明會典載命婦入朝。贊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賜謝時一跪叩頭。自非大故。婦人無同男子之拜。今之滿漢禮俱然。亦猶行古之制也。若周天元時。令內外命婦拜天臺。皆執笏俯伏。如男子。武后臨朝。以袞冕行天子禮。此又變中之變。於古禮何居焉。蓋婦人跪則有之。伏拜則無之。蘇秦嫂四拜四跪而謝。樂府長跪問故夫。婚禮婦見舅姑皆跪奠。而朱子云古亦只說跪。不曾說伏拜。朱子固以婦人低首祇揖為肅拜。乃古今不易之禮也。此禮之自三代以迄於今。無可疑者。因備記之。

附記

朱子云古者婦人與男子行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二拜。夫荅一拜。又拜二拜。夫又荅一拜。冠禮母見子亦俠拜。夫男一拜而女兩拜。似非酬荅之禮。况母之於子乎。蓋因婦人肅拜。但立於地。略低頭。下手不跪不伏。所以必兩拜。始得當男子一拜。此俠拜之有由然歟。明儒呂坤婦人拜辨。据此亦其證云。

唱喏

近見山陬海澨荒村僻野之愚氓其行禮儀多有合於古者蓋少所見則不遷於岐異守矩矱則不廢乎高曾如古人作揖口中唱之故謂之唱喏至金元而廢當時謂之啞揖然今鄉人見尊長及友朋無不視所稱謂相呼而後揖其揖之稱名亦曰唱喏何風之古歟

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

書院受業楊永鈺敬識

尚右

天下皆尚左。南人獨尚右。或曰非也。不知古人正尚右。蓋天道自中極而左旋起。向右也。地道自西北而東南高在右也。人道右手用事。權在右。故行步右足先發起。拜右足先伸。八卦之位。乾在右。古今簡冊之序。往為右。所以古人重右。因其自然。順其當然也。今人重左。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也。論理勢重右。固未嘗可非。

洗發透然亦前人未道破者

魯啓人

丈人文母親家

呂藍衍言鯖云。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曰丈人。因

稱母曰丈母。至妻之父母，禮稱外舅、外姑。今則云丈人、丈母，蓋相沿而成俗也。按通鑑載元封四年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路充國等，遣使來獻。是漢武帝時，即有丈人之稱。又言鯖云：妻父壻父相呼，謂之親家。自五代已然。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由來已久。今北方漢人、八旗、滿洲，不僅妻父壻父相稱親家，即兩家之母、伯叔父母，亦俱互相稱曰親家。

丈人二字，加於長老，則為古語；加於妻父，則為俗稱。乃漢書有此，則由來舊矣。親家之稱，尤似俚俗。而唐人已用之於詩，且在極冠冕題中，故知不是街談。此方知讀書人吐屬無一字無來歷也。
陸成
岑敬評

稱呼

吏人稱外郎，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保，茶酒保稱院使。其人卑而名稱則貴，皆

官遊筆言 卷一
由前人曾授此職號後世相沿呼之亦取尊重之意以飾其人本業之賤耳近日俱無此稱惟醫人尚稱郎中都中稱大夫然覲面亦不相呼面呼則反以為賤之矣若今衿士稱相公卒伍稱將爺亦不免僭擬然由尊稱而寓祝誦之意亦猶今帖子上寫大三元大國柱大殿榮不必其人實有其位也

賤役也加以官名意者陽尊之而陰鄙之耶尊之則不敢當鄙之則不樂受應在不卑不亢之間故

不覲面相稱

陸成岑敬評

得名顯晦不同

等美女也而得名顯晦不同如西施鄭旦旋波夷光皆越美女獻吳宮者也而傳者西施其餘皆不傳等忠臣也而得名顯晦不同如蘇武馬宏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漢忠臣留匈奴者也而傳者蘇武其餘皆不傳又名之顯晦雖前人遺蹟亦有之如曹操作三臺於鄴曰銅雀曰金虎曰冰井北齊文宣因其舊而高博之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然人但知魏有銅雀不知齊有金鳳也即魏築三臺之中

官。遊。筆。言。卷。七
亦止知有銅雀不知金虎氷井也。予渡漳水問銅雀。父老尚能言之。金虎氷井則俱茫然。又問金鳳三臺。則更茫然矣。

文以潔勝畧無贅語

後學潘遇莘敬識

諂人得失不同

自古無不善媚之小人。意主於祈福而其中得失亦異。如趙師異獻珠冠十於韓侂胄之寵姬十人。遂遷侍郎。又於南園山莊作犬吠聲以邀其喜。程松獻妾侂胄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蒙記憶。遂除樞密。王祐以善事王振由工部郎中擢本部侍郎。猶不敢蓄鬚。問之則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此以獻媚而得者也。若夫彭孫為季憲濯足。卒為所侮。張濬私拜田令孜。反為所譏。楊愿諂事秦檜。因檜噴嚏失笑。愿亦噴嚏失笑。左右哂焉。檜亦笑之。遂諷御史排擊而去。此以獻媚而失者也。蓋奸人性情不測。喜怒無常。諂諛固可邀憐。過極亦或生厭也。

異姓通譜

南部新書。今狐絢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由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溫庭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近有噶葛二姓。連宗者。予訝之。葛姓曰。家兄不過多我一口。聞者粲然。及葛遭變。噶極力營救。遂以獲免。後噶身故。葛撫養其子。與猶子無異。噶葛連姓。幾與令狐同。而友愛之。思居然骨月。患難死生。總無岐視。較之同室操戈。竟成吳越者。天壤懸矣。

先生

凡人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必稱之曰先生。先之字義。說文謂前進也。韻會凡在前者謂之先。魯論先進於禮樂。猶言前輩之於禮樂。要皆因先事而為。曰先。今京中延師教讀。稱先生禮也。以其學之先於吾。而能傳道授業。解惑於前也。既執業而受之。無貴賤少長。皆吾師也。不謂之先生。不可。嘗考古聖賢居賓師之位。雖英君誼辟。罔不前席而請之。曰先生。自胡安定設教蘇湖。稱安定先生。而後之教授。咸得以先生稱。然則先生之稱。其尊且重也。較然矣。韓昌黎作師說。

云。生。於。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先。生。之。義。實。由。於。此。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各。有。師。傳。其。執。業。同。傳。道。同。其。稱。其。師。也。亦。同。不。足。異。可。異。者。近。見。市。廛。醫。卜。星。相。日。者。之。流。皆。稱。先。生。凡。夫。瞽。目。者。與。推。命。彈。詞。者。無。不。稱。先。生。甚。至。女。冠。道。姑。並。稱。女。先。生。何。昧。其。義。而。辭。之。褻。至。忘。其。稱。之。尊。且。重。也。有。如。此。是。亦。惑。之。甚。者。也。特。表。其。義。而。出。之。胸。有。千。古。故。觸。著。即。是。所。謂。欲。致。知。莫。如。多。讀。書。

也

後學潘遇莘敬識

浮屠伶人醫生

京。都。術。士。工。技。商。賈。傭。保。不。無。染。於。習。氣。然。猶。在。人。情。中。其。最。驕。矜。恣。肆。而。不。可。近。者。有。三。一。曰。浮。屠。高。視。闊。步。聲。音。顏。色。拒。人。千。里。問。以。三。乘。法。茫。然。無。知。而。一。部。縉。紳。却。無。日。不。在。胸。臆。二。曰。伶。人。衣。冠。鮮。麗。無。異。士。夫。開。筵。之。家。待。以。賓。禮。精。於。技。者。不。易。登。場。婉。詞。以。致。傾。慕。不。過。一。二。齣。而。已。又。必。預。席。者。極。口。交。贊。庶。可。再。懇。懇。而。應。之。則。主。賓。皆。喜。酒。後。猶。以。為。

美談設飲食稍有不周則插科打諢立肆譏訕或竟有不待席終而去者三曰醫生高其聲價不易造門延者奔走數四然後一行故作匆迫之狀不曰某郎第相邀必曰某大人立候診脈虛實寒熱一無所辨第張大其辭俾人驚愕哀懇然後立方或有投劑於前者必力排之預為推卸餘步到門即受青蚨名曰馬錢撮藥必須厚儀號曰開包愈則居功索謝否亦覷然不自以為非至於幼科寥寥無幾術藝更疎誇張愈甚自居奇貨惟利是圖三者之中醫其尤焉

繪其形狀并抉其肺腸非徒優孟衣冠直是照膽

秦鏡 陸成岑敬評

優雜

樂記優雜子女鄭註曰優當為優孔穎達曰優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後世優劇登場遂判立名色如生日淨丑是也其演婦人者謂之旦第旦之義未詳余以為必狻也莊子齊物篇狻狻狻以為雌正字通云狻似猿狗頭以猿為雌蓋狻有雄無雌一如旦雖飾為女其實男子所以命名者

或取於此。古人字多通用。熊字之省而為能。獾字之省而為獨。可類推也。

獲既為優。見之樂記。則狃之為旦。取意確極。可謂

發前人之未發。書院受業聞人儒敬識

娃子。枒兒。

孩。幼稚也。京都呼幼兒曰孩子。山陝則呼曰娃子。按

字說。美女為娃。今山陝無論男女。概呼之。且不獨呼

子女為然。凡畜之小者。俱呼為娃。如騾娃子。狗娃子

之屬。按古蟲類亦曰孩。禮月令孟春無殺孩蟲。註言

蟲始生如孩也。猶小牛無角曰童牛。小羊無角曰童

殺。山陝土語。或即此義耶。浙江呼幼兒曰枒兒。亦以

呼物之小者。按古語已有之。唐紀叙云。高力士對元

宗曰。但從大枒。註謂肅宗也。則是土語由來甚古。豈

可以少見而多怪哉。

絕妙左證。讀史時不放過一字。于此可見。書院受

業聞人儒敬識

奴婢

男僕曰奴。女奴曰婢。所生子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

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
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漢子賤之之辭猶女婦鄙之
為婆孃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
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則俗字俗稱亦
各有據具而史對始

宗此二種更猥褻矣原原本本俱有確據足見廿一

史爛熟胸中奚但作經濟文章胸有全史陸成岑

敬評

黑白鬚髮

生儒注年貌往往損其歲數部郎牧令亦多藥鬚髮
不獨今日為然昔史天澤為中書丞相嫌其老遂用
藥染鬚是諱老也前朝舊制不過三十不得入臺省
有欲入臺省者則增年數寇萊公欲為相而患年少
則服蘆朮地黃以速其白是又諱少也皆熱中之念
所致至南史謝靈運傳陸展染鬚髮欲以媚側室青
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王阮亭精華錄辛齋已行復
來言別再送之作有入門嘲陸展一笑攬星星是鬚
髮之染又不獨熱中而已

結更含蓄魯啓人

噴嚏

噴嚏從肺竅而出。受風寒之故。人偶一噴嚏。曰誰說我。或曰誰念我。此婦人小子至俚俗之語。殊未知宋時亦有此說。蘇東坡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詩云。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為何人。東坡才大運俗成。雅淺學之人。固不可學。

不軟飽備馬

北京方言。枵腹中飲茶水。或飲酒。曰軟飽。宋時亦有

此言蘇東坡詩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又方言將出。則令備馬。宋亦有之。南渡錄。康王倦息。崔府君廟。夢神曰。追騎已至。宜速去。已備馬候矣。

二語人以為戲談。亦與核乃爾。陸成岑敬評

捕虎

虎嗜食犬。食之必醉。如人中酒。虎匿深谷峻嶺。往來不時。難尋其踪。人以劣犬縛於山凹。犬嗥不已。虎聞聲而前。果腹而醉。不能遠去。人迹其血。捕之。則無所遁矣。溺於嗜。即傷其生。雖於菟亦然。

如讀古箴銘

後學潘遇莘敬識

馬解二十有四。男女各精其技。先馳數匝。欲馬識其路也。方馳忽躍而上。直立長跪焉。倒卓焉。持鬣而墜。墜而起焉。執鐙而藏。藏而現焉。擲鞭於地。身隨落而拾焉。身躍於後。挽鞦而尾贅焉。忽增為二。而並立焉。背其背。足跪焉。一正立。一倒卓焉。持鬣懸躍而左右焉。左者執左鐙。右者執右鐙。兩藏於腹焉。一擲鞭。拾而躍下。一拾鞭。持而躍上焉。一挽鞦而尾贅。一夾項而倒軀。乃垂首於前。與馬首並焉。觀者喜而笑笑。而喧。乃與鸞鈴相雜。而不辨焉。噫。神乎技矣。

盤旋盡致摹繪如生

陸成岑敬評

蹴鞠

蹴鞠之戲。劉向別錄云。黃帝所造。蓋以習武也。霍去病傳。穿地蹋鞠。註。穿地作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蹴鞠為樂。亦習武之意。故昌黎詩云。歡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為劇。後世多以為戲。唐太宗精其技。至宋徽宗。金章宗。盛以錦囊。擊以彩棒。碾玉綴頂。飾金緣。

邊其製極工。則非復古制矣。劉後村詩話。蹴鞠。惟柳三復能之。丁晉公亦好焉。晉公詩曰。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蹶去立多時。元無名氏有播丸經。上下卷。明彰郡汪雲程有蹴鞠圖。俱詳載其事。夫古人戲具。獨取投壺。以其發矢之際。性無矜密。竦然恭謹。志存中正。有治心之道。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有脩身之道。若播丸者。奔競佻達。號呶喧嘩。翻身引臂。弄巧取奇。市井之戲。並無古人習戰意矣。

曲終奏雅。無一非留心世道之言。書院受業楊永

金敬謹

爬竿戲

爬竿者。立竿三丈。裸胸緣其頂。舒臂按竿。通體空立。忽受竿以腹。而足手張焉。啣竿身平橫空。如在地之伏焉。背竿踝夾之。則合其掌焉。已而自下復升。又增一人。立其頂。輪縮一足。隨彎其軀。以頭抵頂。兩足忽張。忽曲。其受竿以腹。與前式同。而前式者。則跪其背。輪轉移時。又啣竿身平橫空。與前式同。而前式者。亦啣之分。左右四手不握。四足不垂。又背竿踝夾。與前

式同而前式者亦夾之。兩合其掌拜起憑空數上。一人立身忽下。一人倒身相隨如飛鳥雙墮。觀者駭眙莫測其仰俯劇技蓋至此乎。

此技可謂神妙莫測矣。然每每有之不足為怪。其大人下竿時視之亦頑然無異人處。或謂是術也有鬼神焉助之。陸成岑敬評

象聲

昔田文自秦逃至關。關法雞鳴出客。時尚早。秦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乃得脫歸宋。

韓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工部侍郎趙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此古人之能作雞犬聲者也。今有肖鳥獸及老幼男婦聲者。名曰象聲。身無一物。閉之幽室。隔壁聽之。忽若坐茂樹。一鳥嚶嚶求友。旋而數鳥投林。二三和鳴。各棲一枝。有遠近之分。繼而衆鳥紛集。弄吭調舌。各極其致。忽若廐圉中。牛馬嘶風。旋而一馬驟逸。羣馬驚奔。嚙踢不已。繼而雞驚犬吠。人聲叱喝。渾為一片。忽若市廛商賈嘈

雜。猾。豪。爭。鬪。輪。蹄。雜。沓。奔。馳。旋。一。人。售。布。言。歸。遇。友。
沽。飲。肆。中。談。者。笑。者。歌。者。紛。紛。不。一。繼。而。售。布。入。醉。
歸。居。巷。寂。靜。扣。門。久。之。其。妻。始。出。應。因。而。角。口。爭。嚷。
兒。女。啼。號。老。嫗。力。疾。起。勸。酗。呶。不。已。自。碎。其。盃。盤。盃。
盃。瓷。石。之。聲。碎。碎。裂。耳。四。鄰。男。婦。咸。來。排。解。評。議。紛。
紛。而。散。方。其。羣。鳥。鳴。春。聞。者。心。曠。神。逸。及。羣。馬。奔。騰。
莫。不。心。駭。耳。震。惴。惴。焉。恐。有。損。傷。至。聞。市。廛。也。耳。為。
之。熱。入。酒。肆。也。喉。為。之。潤。扣。門。戶。也。心。為。之。躁。碎。瓷。
石。也。不。勝。惋。惜。衆。評。議。也。不。勝。煩。絮。殆。絕。技。哉。舌。根。
之。慧。無。不。通。矣。象。聲。人。曰。吾。以。舌。養。吾。生。與。世。之。以。
舌。殃。其。身。者。有。異。

叙游戲事却以莊言點化可見文無浪筆

魯啓人

戲具

戲具多品。由來久矣。如骰子。即史載劉毅之呼盧也。
潘氏紀聞云。骰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彩戲。
將北。惟重四可轉北為勝。上連呼之。宛轉良久而成。
重四上大悅。令賜四緋。遂不易云。葉子。即今之紙牌。
但葉子圖淮南諸盜名。不知何意。如據其圖。則葉子

官遊筆譜 卷七
之興在宋人後矣。弈即今圍碁博奕。見論語博物志。堯造圍碁。丹朱善之。象棋。今古同名。雍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鬪象棋。亦戰鬪之事乎。揚雄曰。斷木爲棋。挽革爲鞠。握槊博簊也。一曰棋。槊。棋爲子。槊爲局。即今雙陸。韓退之示兒詩。酒食罷無事。棋槊以自娛。觀此則戲具之興自古爲然。然以此敗家亡身。兼失學者不知。凡幾古技藝所不傳者。惟彈棋一技。往往文人以失傳爲恨。吾以爲凡此無益之戲。俱如彈棋之失傳。其所全豈不多哉。

玩物喪志。惟戲具爲甚。此文以失傳爲幸。是正論

亦是快論 陸成岑敬評

兒戲

兒童有琢釘戲。畫地爲圈。置釘其中。能琢出圈者勝。昔孔北海被收時。兩郎方爲琢釘戲。乃知此戲相傳已久。又兒童有擊木戲。畫地爲界。去界十餘步。置木一。執木於手。擊所置木。出界則勝。否則置已木於地。令彼還擊之。按古有擊壤風土記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可長尺三四寸。博藝經曰。長尺四闊三寸。將

戲先置一壤於地。遙於三四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元晏曰。十七時與從姑子果卿等擊壤於路。吳盛彥賦曰。以手中之壤擊地下之壤。據風土記。元晏吳盛彥所云擊壤。或今之擊木戲也。博藝經所載。又小異。又梅都官句。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壻。拋壻寒食兒童飛瓦戲也。聖教序。鳩車之齡落髮。竹馬之齒道元。鳩車五歲兒戲也。拋壻鳩車之戲。迄今猶存。可知由來久矣。

極瑣細事人所不經意而攷據詳明剖晰精確則

兒戲亦無杜撰處也

陸成岑敬評

星星過月

陸成岑敬評

兒童有藏摸之戲。俗名星星過月。宋時名藏樞。或謂之踏桶戲。一人跌坐。一人立於前。坐者以手遮立者目。羣兒依次而過其前。或作揮拳狀。或作合掌狀。如曳弓如馳馬。其狀不一。俱禁聲不語。而坐者乃依次代報云。打拳者過。合掌者過。過畢開其目。隨舉以詢曰。打拳者誰。如其為誰則勝。設以張指李則負矣。此戲由來已久。宋丁謂為玉清昭應宮使。夏竦為判

官一日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榷者謂曰古人無咏
藏榷詩竦為一絕云舞袖跳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
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蓋譏謂也
更小孩童嬉戲之事亦必用史記叙事手法徵引典
故而歸於風雅陸成岑敬評

滿胡盧

滿胡盧兒童積貯之器粗泥燒成爲形無口故以胡
盧名之頂有縫可投錢入投滿則碎之漢唐即有此
物名撲滿西京雜記鄒長倩貽書公孫宏以撲滿一

枚贈之云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有入竅無出竅
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
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
戒歟唐人有撲滿賦因胡晉書林鍾家而可坐

絕妙註疏亦絕妙規箴誰謂小物不可喻大陸成

岑敬評

火土炕火熱於書未及籍嫌耳然於書書書高

炕古書不載人以為古無之不知北地與南方不同
北地冬日霜雪嚴寒朔風凜冽非炕不煖因地制宜

最為盡善。如山西大同朔平各郡。高炕之外。別有地炕。貧富俱然。又雲貴昭通大定各郡。房室之中。挖坑然火。謂之火塘。特書未及詳載耳。然按舊唐書。高麗傳。冬月皆作長炕。不然。焜火以取煖。此即今之土炕也。漢書蘇武傳。鑿地為坎。置焜火。是即今之火塘。抑或即地炕也。庾信小園賦。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煨竈。既煖而堪眠。又非炕而何。可知今古無二制也。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八目錄

京畿八

自鳴鐘

鼻烟壺

商鼎

非非石

食物

神仙富貴餅

曬鹽

老槐

茉莉梔子

冬花

香瓜

苦瓜

水茄

象

熊

狐

馬蛇鴉

鬪物

鷓鴣

蟋蟀

蟋蟀成蟬

津門蟹

欽定四庫全書

受宜堂官遊筆記卷八

納蘭常安履坦著 天男珉全校

瑋效之令人言

琦齋瑤

京畿八

自鳴鐘

自鳴鐘形如小金櫃外書十二辰刻度中設六輪三

柱為機上浮一圓鐘如覆釜其運行者一小輪鑿十

五齒中柱徐徐挨齒而過及時則眾輪俱動數柱交

夏傍一柱上叩鐘鏗然而鳴。輪之軸達於外，為十二辰標。指鐘鳴，則隨聲移度，指某宮矣。其大者為樓閣二層，刻木偶為七真神，輪柱關激，各叩鐘擊鼓，以定刻數。又作十二辰神，各直一時，及時則執辰牌循環而出。其法起於宋張思訓，後元順帝自製宮漏，中有玉女捧籌，獅鳳翔舞，神人按更而擊鐘鈺，飛仙六人以時進退，則更可謂神妙奪天工矣。其實機巧一也。近日西洋人精此法，鬻於中國，中國效之。今人言巧思者，必曰西洋不知其法，皆原本中國。歷久失傳，觀之遂相驚異。然島中夷乃有如此聰慧，如許細心，宜乎擅名一時也。

鼻烟壺

鼻烟之需也。或冒風寒，或受穢氣，以少許引之，使嚏。則穢邪疏散，積懣亦解。奈相效成風，刻不少間，反有致疾者。烟有多品，總以洋烟為最，取其滋潤而不烈。至其貯器，或盒或壺，大小不同。金玉珊瑚碼瑙玳瑁玻璃瓷窰，無不為者。玻璃以大紅為最，瓷以洋瓷為最。有天然自成者，瀚海中產石，腹空一孔，顏色種種。

滋潤無異美玉。又細腰葫蘆。小如棗栗。亦可爲之。更有於葫蘆初結時。彫木爲花。作印板夾之。可方可匾。待其滿足。去板則花紋歷歷。人力勝天。精巧極矣。然滿足殊難。十未一成。是以價值倍之。近又以金星玻璃爲盒。色淡紫。雜以金星。鼻烟壺之興。計今已三四十餘年矣。

商鼎

豐潤縣文廟藏有古鼎。庚申夏。予自

陪京旋都。便道從廣文借觀。大可合抱。約重五十觔許。

形圓而腹闊。三足宛如牛蹄。銅光色黝。斑可玩。有篆銘四十一字。多不能辨。按畿輔古蹟志曰。商鼎。鄉人掘土得之云。

非非石

古雲山房米太僕萬鍾之居也。太僕好奇石。聞人陳衍有米氏奇石記。其最著者爲非非石。數峯孤聳。儼然小九子也。又一青石。高七尺。形如片雲欲墮。上刻泗濱浮玉四篆字。後鐫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太僕嘗以所蓄石。令吳文仲繪爲一卷。董思白。李本

寧嘗為之題。古今好石者自襄陽後以太僕為繼。偶於房山得異石。欲致之園中。乃束牲載書告之。書甚古雅。甬東薛岡見之。代石報米以書。二書在明時傳誦都下。以為韻事。其是書言...

食物

餅并也。溲麵使合并也。文選束皙有餅賦。今之煎餅。豆餅。油餅。薄餅。皆是。齊書何戡傳。太祖好水引餅。戡令婦女躬執事以進。即今水麵。呂藍行言鯖云。唐元宗出奔日中。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註曰。胡餅。

蒸餅以胡麻著之。即今之芝麻燒餅。又云。宇文護殺周主。置毒糖糰中。糖糰即丸餅也。即今元宵子之類。虞虹升天香樓偶得云。齊永明元年。詔太廟四時薦起麵餅。蓋以餅和酒酵為之。即今之蒸餅也。南粵志載。閩人十月一日作京餛。祀祖告冬。即今之餛飩也。在北方為饗殮。至計在南方亦日用常供。名號雖殊。為麵則一。不過變易其形味以適口耳。一經考據。知逐件俱有原本。博物諸書無此精覈。陸城岑敬評。

神仙富貴餅

宋林洪山家清供有神仙富貴餅。用木菖蒲山藥煉蜜入麵爲之。用章簡公詩。木薦神仙餅。菖蒲富貴花。之意。近我

朝一大家製酒方。浸八味果品爲藥料。甘香清烈。此方得之白雲觀道士王一清。人以一清爲神仙。大家爲富貴。遂名爲神仙富貴酒。此以知天下事。未嘗無對也。

曬鹽

天津長蘆之鹽。有由曬而成者。其曬法。易於煎。凡竈丁於近海之區。預掘土溝。以待海潮漫入。復於溝旁。堅築曬池。九層或七層。自高而低。俟潮退後。兩人繩繫柳兜。挽溝中鹹水。傾入最高一層池。中注滿。曬之。然後放水入第二池。又灌高池。使滿。次第逐層放。至末池。投石蓮子試之。浮而不沉。則鹹矣。於是趁晴曝。一日。以木扒爬起。堆貯池旁。隙地如高墉。然泥封覆其上。待商至而批發之。然曬鹽其形。顛名曰監鹽。由煎成者。其形散。名曰末鹽。末味高。而監次之。曬必資

於灘故灘有價昔余在黔滇見鹽池鹽井其法各不同。曾詳記之。至有塊鹽產如石者。又不特以顆論矣。大約即古之所謂形鹽也。

語皆有實際

魯啓人

老槐

家園東永安禪門前老槐一株。蔭蔽可設席。予幼時戲其下。後之黔見苗疆榕極大。覺尚未如槐也。後於豫章見大樟。亦覺未如槐。今返故園。見老槐杪禿枝折。無復多蔭。而其本亦與前異。詢之僧曰：槐非黃楊。

遇閨豈減其原本哉。因令合抱。得四人。可周憶黔之榕。亦曾指其大者。抱之。必須六人。夫同一我目也。何大小恍惚。乃爾。蓋從前狃於故常。惟以舊所見者為大。迨後目覩。既多。益視為尋常。究竟物之分際。原自有繩尺限量也。

始則執成見不可移。繼則因習見不為怪。豈知本來面目各有不容混者。是前此所信以為然者。尚屬故吾。而後此之忽不經心者。幾於當面錯過也。

陸成岑敬評

茉莉梔子

都門以南花為貴。茉莉梔子。雅俗共賞。惟冬令寒氣過重。不善蓄者。十無一生。只得付遂花人代之。次年春暖。取還。然亦不能再冬。因夏秋澆灌。培壅。俱失其宜耳。如温州地氣和暖。茉莉最盛。冬間置簷下。不須遮護。逢春發葉。至有高一二丈者。開花無算。南昌梔子。遍地。高六七尺。枝叢二三合抱。花開萬朵。冬令并不必移藉屋簷也。

所畏者冬寒。然夏秋培灌失宜。亦不能再冬。足見

平時有工夫。臨時又有工夫。學者可以悟焉。書院

受業楊永鈺敬識

冬花

右安門外南草橋。泉多土潤。居人遂花為業。春夏秋三時。闔城愛花者。俱取之。草橋冬日霜濃。雪積。草木枯寂。草橋居人以春卉種種。培土窖藏之。煨火坑。晒之。又時灑水。泉潤之。如蠟梅。紅白二梅。迎春。探春。碧桃。海棠。山茶。水仙。俱於臘前。破蕾爛熳。於紅爐前。誠巧奪天工也。按卓異記。天授二年臘月。武則天宣詔。

催花羣花盡放此事予人嘗疑之以爲或有術士潛爲之如殷道人開秋月杜鵑之屬余謂或如燻熅之法亦未可知

香瓜

瓜多品類自古有之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剥瓜豳風七月食瓜小雅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第未識古人所言之瓜的是何種今所習見者如木瓜王瓜冬瓜倭瓜南瓜絲瓜俱入烹調西瓜甜瓜香瓜可生啖其西瓜南北俱有惟山西榆次爲最甜瓜京都

頗佳直省或偶見之然不佳香瓜產於遼東今京都近城土地亦宜佳者名遼陽青香清味甘消渴消暑或持其子於外省種之偶一結實味與菜瓜同一如北地之種哈密瓜苗不易實實亦不佳蓋地氣使然也

蔬菜果品隨地變易橘踰淮爲枳雀入大海爲蛤

洵非虛語

陸成岑敬評

苦瓜

苦瓜謂之癩葡萄俗名也謂之錦荔枝美稱也都中

兒童食其紅瓢味甘而不佳。外城居人間以燻肉亦不適口。惟閩粵以為常饌。或以燻肉或以灌肉。或醃作菹。食其青者不待其黃。以為黃則不嫩耳。

水茄

茄一名落蘇。五代貽子錄作酪酥。以其味如酪酥也。北方所產大於南。色紫而形圓。名海茄。烹之味美。生食亦甘。有色白者形長。名水茄。不入烹調。食之水溢。口可消煩渴。然惟都中有之。移種輒不佳。按南宋劉義慶大業雜記云。四年九月。帝改茄為崑崙紫瓜。改

瓜為白路黃瓜。又柳宗元賀表。臣伏見今日日出滄州。所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僚。二十三日。又出鹽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今茄已仍故名。而以王瓜名黃瓜者。殆始自大業時耶。

象

象解人語。靈異羣獸。是以

朝會列於

大清門內。此古制也。按晉南越致馴象。朝會皆先入充

庭行則象居前以象能別道虛實也予任滇藩奉部
牒進

貢覓於猛甸一象可值千金定議之前土目集羣象問
之願進京者則頷首否雖強之不可及予調任於黔
武定王丞解四象過有二象不睦一昏夜脫絆值所
讎之象卧以牙刺其項卧者驚逸大吼人覺之奔救
雖傷重而未死次日王丞牽刺者痛罵使象奴以鉄
鈎刺其體雖似痛楚而不經意後王丞令食以空草
罰免米豆象垂淚濕地予親見之凡飼象以草束米
飯熟豆擲其前象以鼻捲之試其輕重然後入口設
米豆不多則碎其草雖禁之不聽其受罰免米豆則
日食空草而不碎惟數束後滴淚不止果異物也

熊

有牽熊至城市者令其坐立拜揖及戲舞棍棒熊雙
睛注視其主以聽指揮觀者如堵噫猿猴之戲鸚鵡
之言亦云異矣猶曰是物小而性靈熊則摯獸非可
馴擾乃教之則聽是天下無不可教之物也奈何為
父兄者不教其子弟動以為不中不才而棄之致令

其摯獸之不如哉。謝肇淛五雜俎載狐取人精氣以成內丹。千歲始與天通。不為魅云。蓋狐陰類也。魅陽乃成。雖牡狐必托女以惑男。客有言。燃火鎗可除狐害者。亦以陽破陰之義耳。所可笑者。狐欲學女子媚人。而今女子亦欲學狐媚為媚。其狀未肖。則或取狐涎置藥調服。久之綏綏然有妖狐之狀矣。故人見治容淫貌。必共睨之。曰。妖精物喜學人媚。而人復喜學物媚。彼此相學媚。

之一道如是其善耶。

文亦照妖鏡也。

後學潘遇莘敬評

馬蛇鴉

六畜中惟馬最靈。異苑載苻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驅馬墮而墜澗。追兵幾及。馬臨澗垂韁。堅不能及。馬又跪授焉。堅攀之登岸。走廬江。諺云。馬有垂韁之恩。本此。李德裕小人論。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椹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鴉。是毒蟲惡鳥亦知報德。懷本。況具靈性之馬乎。

鬪物

世人爭奇角勝。紛紛從事於鬪。且以百畜蟲豸中之嗜鬪者。養其氣。蓄其銳。用決勝負。如雞與鶻。鶻蟋蟀。各因其時以逞。貴游至曠厥事。豪右以銷其資。即小民稗販。亦荒其業。每一角注金不貲。今奉嚴禁。是風亦稍戢矣。南省鬪畫眉。亦以賭利。黔地則鬪牛。鬪之日。遠近男女聚觀。負者殺以享衆。勝者衆賀之。乃苗之大集會也。考古之時。鬪鴨有鬪鴨欄。鬪羊有進鬪羊表。夫鴨亦能鬪。羊亦能鬪。今則未之見。亦未之聞也。

人之鬪自爲之物之鬪。人鼓之。角逐風勝禮讓。化微人誠有之物亦宜然。陸成岑敬評

鶻鶻

鶻鶻。鬪鳥也。雖材不材。本其所生。而人力居半。設不盡其力。必不能逞其材。是以好事者善其調養。未敢一日懈焉。當秋穫後。草萎蒔枯。刈其盈尺者。密插空闊之地。末置罩網。人避於窞。竟夜哨肖其聲。置媒以誘之。鶻聞而集於草。人待昧爽。潛出以竿拂草。鶻遂

前入網。選其佳者。囊畜之。食以糝。去浮膘也。浴以水。挫野性也。晨夕手持之。養其銳也。如是逾旬。則性良。力健。依人爲命。粒粟必爭矣。試之。而後角利。主事者室中架木四圍。下置圈。一鶉主坐於側。觀者層列。稱停其輕重相等者。各置籌若干。觀者訂誰勝。亦各置籌若干。始各出其鶉。食粟數粒。合而納於圈。久暫無定。刻優劣。立見其鬪口者勇也。鬪間者智也。鬪間者俄而鬪口。敵弱也。鬪口者俄而鬪間。敵強也。啄其目。鉗其舌者巧也。巧者不數見。見則必勝。其負者逃於圈外。鶉主遂取其籌。而觀者亦照訂數。取籌。籌刻銀數於上。未鬪前。俱質以銀錢。事罷。勝者所得籌。以銀償之。主事者十取其一名。曰撮頭。都京最盛。每一鬪。有至二三百金者。蕩家破產。不一而足。非嚴爲禁戢。此風伊胡底也。

嘗見此鳥臨鬪時。其進退之節。趨避之方。身法步法。異樣靈變。而出奇制勝。用各不同。此豈有師傳抑誰能提耳命之。總由智巧勇力。固性所同。具亦質所自全。馴習之久。天機始呈。假令此鳥終於曠

野不遇調養之人一旦強執之登場不過蠢然一物豈惟智巧無可逞即行步亦且茫然故知智巧勇力皆因涵養而生而具好資質者終於廢棄何可勝數也

陸成岑敬評

蟋蟀

蟋蟀鬪蟲也。產無定處。或淺草。或下隰。或缺墻頽屋。或懸巖裂石。好事者提鐵炷竹筒。銅絲罩。跡聲所發。以覓其穴。乃搯以草芒。灌以筒水。挑其土石。使躍出。而捕之。辨其形色。分其等次。諺云。寬匾莫輕棄。青黃

不可欺。一言形也。一言色也。不但調其飲食。且滋潮濕。以潤其體。露風日以堅其力。試之再四。蓄銳以待敵。都京有會。至期羣集。主其事者。納蟲於比籠。等其輕重。彼此各置籌若干。傍觀者聽其所向。亦各置籌若干。然後合而納於鬪盆。蟲勝主勝。蟲負主負。昔有精其業者。鬪屢勝。曰。蟲能語解之。則無失。人怪而叩之。曰。食有盤。水有盛。置食置水。須有定刻。至其刻。以驗其所餘。日有常度。必無多寡之差。既鬪之後。不失常度。一如蟲告之。曰。我未傷。可復鬪矣。設飲食異前。

不啻蟲告曰我傷矣乞緩鬪傷重遽難如初久之始復復則又不啻告曰可出鬪矣於是鬪無不勝否則必負好事者聞其言喜試之不謬

一小蟲耳辨別之極精奉養之極誠察其性情嗜好而曲意以體之使待賢才待士卒皆能如此誰有不出死力以相報者

陸成岑敬評

蠅蝗成蟬

蠅蝗糞中蟲也爾雅釋蟲蝘蝓蠅蝗疏蝘蝓一名蠅蝗黑甲翅在甲下噉糞土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

所謂蝘蝓之智在於轉丸是也關尹子四符篇蝘蝓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不蠕白者存丸中俄去殼成

蟬按大戴禮蟬飲而不食又陸雲蟬有五德頭上有綏文也含氣飲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不巢居儉也

應候鳴信也夫蝘蝓物之至穢者蟬物之至潔者以至穢而成至潔變化何奇哉嗟乎物能變化遂以至

穢而成至潔人苟能自新雖行極貪污亦可為廉士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

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人奈何自棄而不思變化

其氣質哉。

以至穢成至潔其變化之幾甚微當埋頭轉丸時
混混沌沌并無第二事以分其念迨晦極始顯沉
極始升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若一念轉丸又一念
飲露即終身在糞壤中耳天下事只是一個專心
到工夫純熟造物亦不能限之孟子勉人自新在
一念悔悟說至於變化氣質則在平日工夫也 陸

戍岑敬評

津門蟹

天津多產蟹肥美甲天下山家清供言越淮多越掠
故或枵而不盈其實不然田雯詩團臍紫蟹無時無
言其不僅如他處之獨盛於秋也國語吳王使王孫
雄求成於越曰今吾稻蟹不遺種江淮之間蟹與稻
並重民皆資之以為食貨之第一可知其產育之蕃
矣昔王新城官刑部尚書一日閱爰書有名螃蟹者
徐侍郎在側見之曰今年津門蟹多而價廉王笑謂
曰公因紙上郭索遽思朶頤耶公亦善戲謔矣
別以韻語足之臨文生姿無處非法此謂通身手

